



浮光与掠影

新世纪以来的上海文学

杨 扬 著

FuGuang Yu LueYing

XinShiji YiLaiDe

ShangHaiWenXue



上海文艺出版社
Shanghai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浮光与掠影

新世纪以来的上海文学

杨 扬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Shanghai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浮光与掠影:新世纪以来的上海文学/杨扬著.-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4.4

ISBN 978-7-5321-5128-8

I. ①浮… II. ①杨… III. ①当代文学-文学创作研究-上海市

IV. ①I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60711 号



浮光与掠影

——新世纪以来的上海文学

杨 扬 著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文艺出版社 出版

200020 上海绍兴路 74 号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上海交大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00×1000 1/16 印张 15.75 插页 2 字数 167,000

2014 年 4 月第 1 版 201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1-5128-8/I · 4042 定价: 39.00 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021-54742977

几句交代(代前言)

十年前,文联研究室的张大成先生编《文化漫步》,约我写有关上海文学的文章,因为集刊的性质和出版周期的原因,他规定文章内容必须是前一年十一月至本年度十一月之间发生的事以及相关的人物和作品。我照此要求,年复一年地写下来,慢慢积少成多。《文汇报·文艺百家》、《文汇报读书周报》以及《上海作家》曾发表过一部分。因为是个人的文学观感,不受约束,随意而谈。这种文学的论述方法,有点类似于眼下颇为时髦的凝视理论,主观随意性比较强。但这种主观随意性,恰恰也体现出凝视者自己的价值尺度。我对文学史的兴趣远胜于当代作家批评。当代作家作品的品评,实在是一项近乎于虚空的工作。常常见到一些评论家为了某部作品大打笔仗;也有些文学评论家习惯成自然,过一段时间就想着要闹一点动静出来,不树立几个假想敌,似乎批评就没有方向。我以为人各有志,不必强求。但这样打一批作家作品而又捧一批作家作品的批评,从另一方面说,是有点独断的严正面目。在我看来,所有的作家作品在今天都是平等的。评论家推崇什么,那是他的自由,但如果评论家的评论就能决定作家作品的命运,那

目 录

- 001/ 几句交代（代前言）
- 001/ 千禧的欢乐——2000 年的上海文学
- 019/ 寂寞如烟——2001 年的上海文学
- 035/ 无边的风景——2002 年的上海文学
- 059/ 病与文学——2003 年的上海文学
- 075/ 写在文坛边上——2004 年的上海文学
- 095/ 海上闲话——2005 年的上海文学
- 119/ 文学的震荡——2006 年的上海文学
- 139/ 兴废之际——2007 年的上海文学
- 159/ 浮光与掠影——2008 年的上海文学
- 181/ 长路漫漫——2009 年的上海文学
- 203/ 缠绵与感性——2010 年的上海文学
- 225/ 小团圆——2011 年的上海文学

千禧的欢乐

2000 年的上海文学

有谁还记得千禧降临之时,上海文学的真切表情?有谁还能回忆得起那一年上海文学的点点滴滴?时光流逝,人的记忆就像斑驳的墙面,消退了当年的光华。如果不是借助文献资料的帮助,没有人能准确记住这一年上海文学的流光溢彩。当人们翻阅《文汇报》、《上海文学》、《收获》、《小说界》、《萌芽》、《文汇报·文艺百家》以及消失的《新民晚报·文学角》时,记忆如涌泉,缓缓而至。

时光能带给文学什么呢?我想是话题。2000年伊始,《文汇报》、《小说界》等沪上文学报刊,辟出专栏邀请作家、评论家畅谈新世纪文学。柯灵先生的题词是“愿天下太平,文苑清静。”钱谷融先生的献词是“我希望新世纪的文学能有更多的诗意,能使人的心灵更加美好起来!”王蒙赠言“学习贯穿一生。学习是逆境中

的存活支柱。学习是顺境中的清醒剂。学习是沟通的准备。让我们大家一起学习吧。”铁凝寄语“在新的世纪里,呼唤和平,赞美生命,珍惜人类的名誉,爱比仇恨更要紧。”王安忆留下很有诗意的文字:“2000年,是时间的狂欢节,与生存的空间交汇,便成了人类的节日。”陈村忧心忡忡:“二十一世纪的开头恐怕不是文学的好年景。多媒体日益捕获人心,而文学的单色如同黑白照片般被众人舍弃。需要一点时间才会返璞归真。文字不灭,文学也就不灭。”莫言很达观:“由它来,随它去。”差不多所有给新世纪留言题词的作家、评论家,情绪乐观,语气平和,神情淡定:在21世纪,文学将一如既往地繁衍下去,对人的精神生活也将一如既往地产生影响。这样的乐观,一定让很多文学之外的学界人士感到失望,似乎中国的作家、评论家太缺乏忧患意识,太没有远大的理想抱负了。但如果我们不是这么狭隘地理解文学的批判功能,而是与那些活生生的上海一地的作家、评论家的为人、为文的作风联系起来考察,多多少少会体会到文学的问题远比想象要复杂。2000年,巴金、王元化、贾植芳、柯灵、施蛰存等富有声望的海上文人都还健在,《文学报》记录了新世纪开始的这一天,巴金是在看完了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之后,上床休息的。王元化先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反复强调文学的人文价值之重要。施蛰存先生持“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态度,他要那些言之凿凿的政要们兑现自己的诺言,不要老让不相关的“匹夫”们忧天下之忧。这种想法与晚年俞平伯“休将时事问衰翁”的说法不谋而合。相比之下,一些1950年代生辰的作家、评论家不像世纪老人那么淡定、从容,“知青”一辈比较看重语言能量的集体释放。在新世纪开幕的前一年,上海

人民出版社有两卷本的《1999 独白》，收录了俗称“老三届”人士的言辞，他们比较强调立场、观点、态度。事实证明，新世纪中国文学的话语发明权很大程度上是在这些群体之中。比他们更年轻的作家，没有这种能耐，当然不是不想发声，实在是缺乏大风大浪的锻炼，不成气候。所以，游来荡去，七搭八搭，终是散兵游勇。2000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七十年代以后”小说选》，收录卫慧、棉棉、赵波、魏微、周洁茹、朱文颖、陈家桥等十九位青年作家的短篇小说。收入集中的作家都是《小说界》“七十年代以后”栏目的作者，上海文艺出版社慧眼识英雄，将这些散布在全国各地的青年作家汇集起来，想模仿“知青作家”当年起家的路数，扯起大旗，上下呼应，惺惺相惜，集体出场。哪知道，上海文艺出版社与《文学报》好不容易将这些年轻作家请到上海书城举办作品研讨会，会还没开，作家内部就不协调。有两位当红女作家，声言不能在同一时间出现在同一场合。果不其然，会议开场，两位作家迟迟未到，等人到齐了，发言者火药味十足，相互之间冷嘲热讽，充满敌意，完全没有一致对外的同心协力。一旁的组织者热情有加，一会儿是“七十年代生作家”如何如何，一会儿又是“新生代作家”如何如何，满心希望将她们捏合在一起，与此前的“知青作家”、“先锋作家”形成对垒，把上海书城的研讨会开成“寻根文学”作家口中的“西湖会议”。无奈当事人不配合，一点群体意识都没有。“七十年代生”作家作品研讨会有点像闹剧，匆匆而来，草草收场。但就作家创作而言，“七十年代生”作家作品依然是这一年最瞩目的亮点。还有哪位年轻的作家在2000年比卫慧更走红的？《上海宝贝》风靡全国。物质主义的喧嚣，按捺不住的身体骚动，给文坛带来从未

有过的景观。有评论家评论,卫慧的小说充满了欲望与尖叫。但作为文学景观,“宝贝”极具冲击力。记得有一天晚上,德国法兰克福书业协会主席到上海,邀请沪上作家、评论家在新华路一家酒吧聚会,参加者有沙叶新、孙甘露等。那位德国人操着生硬的英语,不断对大家说,希望能够推荐一些中文小说以便翻译成英文。当问及需要哪一类小说时,他报出的第一部书名就是《上海宝贝》。还有一次,卫慧在五原路寓所举行 Party,我应邀参加。寓所客厅挤满了人,记得有一位音乐学院的钢琴家琴弹得特别棒,吸引了大家的注意力。来客的名单中有陈思和等卫慧在复旦中文系念书时的老师。我因为怕吵,坐了一会儿就悄悄走了。那天遇到的熟人,有上海文艺出版社《小说界》主编魏心宏。客厅里人多,我们便到书房,边聊天边看卫慧的藏书。有记者冲进来,二话没说,操起相机就拍,隔天出版的《上海一周》登出了我与老魏在卫慧书房看书的照片。有意思的是在卫慧家里,第一次见到北京三联的沈昌文和后来担任《读书》主编的吴彬。卫慧给我介绍沈昌文,因为过道太黑,沈“哦”了一声,连脸都没看清,便匆匆上顶楼去了。吴彬此前有过书信往来,叫了一声“杨扬啊”,也上楼了。那时《上海宝贝》已经停止销售,出版此书的春风文艺出版社被勒令停业整顿三个月。沈昌文据说是北京城里“什么书都敢出”的书业前辈,他的到来,在道义上给年轻作者以支持。同样给卫慧以道义支持的,有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主任王德威教授,他邀请卫慧做哥大的住校作家。而卫慧这一走,在国内文坛的消息就渐渐淡落了。缺了这样一位喜欢热闹的年轻作家,海上文坛好玩的事少了很多。



《1999 独白》书影



《上海宝贝》书影

二

有些人是真诚地不习惯“70后”作家作品,什么“身体写作”,什么“七十年代生”,这些命名系统,总让他们感觉着有一股子邪劲,新世纪文学难道要以此种方式来开拓文学的空间?沪上资深评论家王纪人、陈思和、邹平、朱大可等有文章正面评价“70后”作家,但分寸上都有保留。还有些人好像根本就不把这当一回事儿,熟视而无睹。倒是沪上书商叶觉林,自告奋勇编定了一本《“70后”作家争鸣集》,不知道是看中了“70后”作家的商机,还是真的热爱这些年轻作家的作品,他信誓旦旦年内出书,但书迟迟不见出版。有人说后来在香港出版了,反正我是永远没有见过此书。事实上,与“70后”作家相关的一类话题,有一段时间是大陆出版界的禁区,没人敢碰。多少年后,上海文艺出版社推出卫慧的新著《我的禅》,依然遭遇禁忌。没人想到,新世纪伊始,中国文学的禁忌首先落到的不是政治上遭忌的作家头上,而是落到了热衷于生活秀的卫慧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头上。我曾应邀在《解放日报》上撰文《新小说的早晨》,介绍卫慧的《上海宝贝》与棉棉的《糖》,推荐这些小说的原因之一,是这两部小长篇都是处女秀,我认为这两位第一次写长篇的小说作者,在处理文字和驾驭故事的能力上,都表现出鲜明的个人风格。评论发表在《上海宝贝》遭禁之前,随着作品遭禁,“70后”作家群也风消云散,完全没有此前文学史上呈现的越禁声誉越高的反弹景象。这一事件真正让人体会到,文学的个人时代来临了,以往那种文学代言写作模式,也就是所谓代表

“人民”的写作模式,因为有了“70后”作家的此番遭遇,在今后再度鹊起,总多少有些矫情。面对权力,年轻的作家显得弱势。那么,以往那些强大的文学力量到哪里去了呢?事实上,文学并不强大,我以为真正强大的是权力,文学不追求力量的强大,只有参与权力博弈的文学希望自己与权力媲美。真正的文学影响力是感染,是浸润,而不是像干柴烈焰般,寻求外力援助,风助火长,大起大落。我们习惯于谈论文学的震撼力和那些属于力量美学的话题。有一位西方学者,专门研究希特勒时期的德国文学,他曾总结过那一时期的德国文学史经验,认为纳粹时期的艺术追求的是震撼和力量美学,它给人以一种假象,似乎那些属于个人心灵的东西,都是软弱和微不足道的。

新世纪即将开场,沪上评论家葛红兵教授写了两份致20世纪中国文学的悼词,一篇是《为20世纪中国文学写一份悼词》,另一篇是《为20世纪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写一份悼词》。文章先后发表在湖南的《芙蓉》杂志上,上海的《文学报》以及天涯网络社区等都有介绍。20世纪将告别自己的人生岁月,评论家有心要做一番总结,其意甚佳。葛红兵对包括鲁迅在内的新文学家的成就和文学史地位,评价不高。不高就不高,那又怎样?有不同意见葛红兵意见的文章在《文学报》、《南方周末》等多家报纸发表,文字的口气相当严厉,这也没什么,有人喜欢严厉一些,这是为文者的个人作风,但事态发展到后来,葛红兵受到有关部门的帮助、教育,这就有点匪夷所思了。如果后人重读葛红兵的大作,一定不会有太大的惊讶,他无非表达了一点自己的想法,何至于要弄到组织出面帮助、教育呢?如果要总结20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经验,组织教育大概

是前无古人的,不知道是不是后有来者?

《收获》杂志在2000年第1期刊发了林贤治的《鲁迅三论》,高建平的《鲁迅:从网上评选说开去》以及许寿裳的旧作《怀亡友鲁迅》。这些文章充分肯定鲁迅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和积极作用。但林、高两位的文章中,透露出目前一些人对鲁迅的不同看法。林贤治在文章中援引王蒙《人文精神问题偶感》所提出的“我们的作家都像鲁迅一样就太好了么?完全不见得。文坛上有一个鲁迅,那是非常伟大的事,如果有五十个鲁迅呢?我的天!”而高建平在文章中说:“有一次,我与几位朋友谈一个话题: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中国作家是谁?提了几个名字,都有人否定。我试探着提了鲁迅,哪知在座的几位直摇头。”《收获》作为中国当今最重要的期刊,开设“走近鲁迅”专栏,刊发有关评价鲁迅的文章,立意在于以鲁迅为案例,总结20世纪中国文学的经验。《收获》第2期刊发了冯骥才的《鲁迅的功与“过”》,王朔的《我看鲁迅》和林语堂的旧作《悼鲁迅》三篇文章。与前一期三篇力挺鲁迅的文章观点相对照,第2期发表的三篇文章,对鲁迅的评价有保留的一面。冯骥才认为“鲁迅在他那个时代,并没有看到西方人的国民性分析里所埋伏着的西方霸权的话语。”“由于鲁迅所要解决的问题,不是西方的问题;他需要这种视角借以反观自己,需要这种批判性,故而没有对西方人的东方观做立体的思辨。又由于他对封建文化的残忍与顽固痛之太切,便恨不得将一切传统文化打翻在地,故而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往往不分青红皂白。”王朔在文章中说:“鲁迅的小说写得确实不错,但不是都好,没有一个作家的全部作品都好,那是扯淡。而且,说鲁迅的小说代表中国小说